凭栏望

雄歌传薪火

□ 冉洵

夏夜宁静，虫鸣如织。手机屏幕微光闪烁，一条纪念朝鲜战争停战72周年的视频点亮夜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熟悉的旋律如潮水漫过心堤，瞬间卷起儿时记忆深处的沙粒。蓦然间，童年夏夜的气息扑面而来，小小的我依偎在外公温暖的怀抱里，倾听他讲述那些铭刻着烽火与信念的异国往事，声音低沉，如远处缓流的江波。

停战曙光初现之际，外公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随部队跨过鸭绿江，踏上硝烟渐淡的朝鲜大地。空气中弥漫着焦土气息，仍如战争未散的呼吸，沉沉压着胸膛。外公曾深情忆起与朝鲜百姓并肩重建家园的情景：在断壁残垣间清理战场遗存，一砖一瓦重砌希望；废墟上，那些饱含感激的目光，如同穿透硝烟的星辰，温暖了异国的春天；登上归国列车，回望那片浸透血汗的土地，他心中沉甸甸的，既有使命完成的释然，更有对那片山河与人民挥之不去的深深眷念。

炮火的巨响，在外公耳蜗深处蚀刻下了永恒的印记——那双被震伤的耳朵，听力自此在岁月的长河中日渐模糊。凯旋归国后，组织安排外公进城工作，他却毅然选择回到武陵山深处的故土。“乡亲们的日子还苦哩。”一句朴素的低语，成了他后半生的誓言。

躬身力行，担任村干部三十余年，外公将战场上的坚韧和共产党员的为民本色刻进了家乡的山梁沟壑。组织群众开山修路，他带头抡锤打钎，虎口震裂，鲜血染红了冰冷的钢钎；化解邻里纠纷，他苦口婆心，用真诚消融隔阂坚冰；土地承包到户时，他坚持“让乡亲们先挑好田”，自己默默留下最贫瘠的山坡地。

晚年的外公，总爱静坐院坝藤椅，印着“最可爱的人”的搪瓷杯紧握在手，茶气氤氲中，目光凝望着远山。纵使听力被炮火夺去大半，每次提及朝鲜往事，他那略显弯曲的腰杆便如松柏般陡然挺直。“我们当年去，不为别的，只为身后千千万万个家能安安稳稳过日子。”这句朴实话语，如磐石般立在我心深处，历经岁月冲刷，岿然不动。

岁月流转，外公长眠青山已逾十载。他曾讲述的烽火故事，连同那曲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早已融入血脉，化作不灭的精神印记。如今，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和平的阳光下执笔记录、见证时代变迁，外公那挺直的腰杆，那句“只为身后千千万万个家能安稳”的朴素誓言，时刻如明镜映照我心。唯有时时拂拭这面映照初心的明镜，砥砺前行，方能不负当年那代人在冰与火中铸就的铮铮誓言。

窗外虫鸣依旧，手机里的战歌旋律循环往复。当年藤椅上的孩童，早已接过了时代的接力棒。历史深处传来的“雄赳赳，气昂昂”之声，早已超越音符，化作一个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弯曲的脊梁与担当。

庭院里孩童的嬉闹声隐约可闻，与蝉鸣、战歌交织，汇入这宁静的夏夜长河。河水载着沉甸甸的记忆与责任，向着光明未来奔涌不息——这生生不息的生机与希望，正是对“最可爱的人”最深情的告慰，也激励着后来者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挺直如他一般的脊梁，守护并创造属于千家万户的安稳与幸福。

这盛世中国，如你们所愿

□ 雒伟

定要肃穆地仰望
仰望人民英雄不朽的丰碑
这是离英雄最近的距离
就像一颗心紧挨着另一颗
那么滚烫，那么炽热

定要深情地告白
告白千千万万的英烈忠魂
这盛世中国，如你们所愿
就像一颗心惦念着另一颗
那么清澈，那么勇敢

人民不会忘记
曾经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
万里江山已是山河破碎
人间烟火成了硝烟弥漫

历史不会忘记
南昌城头的那声枪响
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
延安窑洞的句句真理

祖国不会忘记
是你们，点亮了革命的火种
用热血染红旗帜，高高飘扬
用身躯筑起长城，屹立不倒

看啊，今日之中国
高铁如巨龙驰骋风云
港珠澳大桥贯穿东西
神舟飞天，蛟龙探海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今日之中国，如你们所愿
是穿越时空的期冀与等待
是告慰，是承诺，是答卷
是对先烈们最庄重的回应
是对中国梦最铿锵的誓言

四时新

夏色收 秋声动

□ 汪志

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当阳光由炽热渐转温柔，当草木开始结果孕籽，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便翩然而至。

立秋的“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历书》载：“斗指西南维为立秋，阴意出地，始杀万物，按秋训示，谷熟也。”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立秋当日，宫廷太史官会守在梧桐树下，待风起叶落之际，高声呼“秋来”，此即“报秋”之俗。

作为二十四节气中极具标志性的节气，立秋对农事活动有着深远影响。宋代词人辛弃疾“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词句，虽写夏末，却已暗合立秋前后的丰收预兆。此时，田间地头最鲜活的民俗莫过于“晒秋”——这一极具地域特色的传统，是村民利用房前屋后、自家屋顶架晒、挂晒农作物的智慧结晶。应季的果蔬谷物铺满山头、缀满农家小院，晒出的不仅是丰收的果实，更是一片欢欣与富足。

在不少地方，立秋还承载着丰富的民俗记忆。“戴楸叶”因“楸”与“秋”同音，古人簪楸叶于鬓发，取迎秋之意，亦盼一秋安康；“秋社日”为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人们酬谢社神、庆贺丰收，《东京梦华录》便记有“八月秋社，各以社糕、社酒相赍送”的热闹场景；“贴秋膘”则是因夏季炎热食欲不振，立秋后天气转凉，人们通过食用红烧肉、炖鸡、银耳、莲子等营养食物滋阴润燥、储蓄元气，为秋冬健康打基础；此外，“啃秋”“咬秋”的习俗最是生动——大大地啃一口瓜果，仿佛能“啃”去余夏暑气、“啃”退“秋老虎”，既是祛暑纳凉的巧方，更是丰收喜悦的朴素表达。

农谚有云：“立秋不算秋，天凉白露后。”“秋后一伏”“秋老虎”等说法也提醒着，此时虽已入秋，早晚渐凉，正午仍余暑未消，需留意暑气反复，但凉风已携秋意悄然潜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的诗意正徐徐铺展。王维笔下“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明净，刘禹锡“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的昂扬，皆是对立秋之美的礼赞——它明净澄澈，如鹤排云般壮阔；它静美深邃，似无声处听秋声，引人思绪向内心生长。

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南宋刘翰“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的诗句，道尽立秋后凉风拂面的惬意；“二候白露生”，昼夜温差渐大，晨起可见草木叶片凝着晶莹露珠，空气里浮动着清润的凉；“三候寒蝉鸣”，寒蝉感阴而鸣，杨万里“夜来一雨将秋至，今晚蝉声始报秋”的吟唱，正是秋意渐浓的注脚。每五天一候的气候转换，让气温在渐次清凉中，完成了从夏到秋的温柔过渡。元代诗人李延兴在《立秋夜听秋声》中写道：“漠漠微云生晓阴，满庭虚籁薄霜林。有声元在无声里，听到无声思转深。”诗中描绘的秋夜，微云笼林、寂静无声，却藏着风过霜林的“沙沙”声——这“无声”恰是秋声的留白，让人在静思中更懂秋的深邃。

揽一缕秋风入怀，携一片秋叶静美，一年中最美好的浅秋，便这样款款而来。春夏的辛勤耕耘，终在秋天沉淀为累累硕果；岁月的深耕不辍，终会收获“仓廪实”的幸福。此时的我们，正如田间的稻穗——虽知秋后要归仓，仍要把每一缕阳光酿成饱满的颗粒。不必急躁，不必焦虑，用心耕耘的人，终会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收获满枝的丰盈。

垫江县高峰镇东风村，层层叠叠的梯田和错落有致的民房相映成景。 龚长浩 摄

立秋晒秋记

□ 叶正尹

立秋这一日，阳光最懂人心。竹匾里的辣椒香漫上来时，那香气混着晒场上翻涌的热浪，从记忆深处浮出来，连带着母亲弯腰晒秋的侧影，都在眼前清晰起来。

晨光刚爬上屋檐，院子里便漫开一片淡金的纱。母亲从阁楼搬下几个老竹匾，边缘磨得发亮，像被岁月盘出包浆的旧物。她弯腰排开竹匾的动作很轻，仿佛在给即将登场的秋天布置舞台。

“晒秋要赶早，露水一干就动手。”她说着，从麻袋里倒出红辣椒，哗啦一声，竹匾上便燃起一片“火”。接着是金黄的玉米粒、褐色的柿饼、雪白的萝卜干，还有新摘的绿豆荚——绿得能掐出水来。母亲抖开柿饼上的纱布时，我忽然想起祖母常说“晒柿饼要盖纱，苍蝇偷不走甜”。如今纱布换成了新的，结绳的打法却还是祖母教的。

我蹲在一旁，指尖碰了碰辣椒，它们还带着清晨的凉意。母亲笑我：“急什么，等日头再高些，它们自己会交出味道。”果然，到了晌午，辣椒的辛香混着玉米的甜味浮在空气里，连风路过时都忍不住打几个旋儿，把香气卷到更远的地方去。

阳光咬住竹匾的边角，水分便一寸寸退了下去。母亲俯身捏起一粒玉米，对着光眯眼瞧了瞧，又放回匾中，“再晒两个钟头。”她自言自语道，袖口沾了一抹辣椒的红。对门阿婆在二楼阳台支起晒架，挂着一串串紫皮茄子，切开的剖面像弯弯的月牙。巷尾的老李叔把新收的稻谷摊在油布上，拿木耙子一遍遍翻动，谷粒“沙沙”作响，像是和阳光说着悄悄话。

父亲掀开堂屋的门帘走出来，手里捏着一本泛黄的农历。他站在檐下眯眼望天，忽然念起一句老话：“立秋无雨是空秋。”我抬头看，碧蓝的天上连一丝云也没有，只有几只麻雀俯冲下来，在晒谷场边啄食漏下的谷粒。父亲摇摇头：“今年晒秋倒是省心，可庄稼人怕要愁了。”

西墙根下，一只花猫懒洋洋地舔着爪子。它的尾巴尖沾了辣椒粉，打了个喷嚏，悻悻地钻进柴堆。我忽然记起有一年立秋，祖母还在时，曾用晒干的桂花泡茶。她捧着粗瓷碗说：“晒秋，晒的不只是吃食，还有日子。”那时我不懂，如今望着母亲鬓角沾着汗水的白发，忽然懂了——这些竹匾里摊开的，原是一年年的光阴。

傍晚，母亲开始收秋。辣椒装进陶罐，玉米粒灌入布袋，柿饼用油纸包好。我帮她抬竹匾时，发现角落里还晾着一小把野菊花，金黄的花瓣已经干透，轻轻一碰就簌簌地落。

“这个也晒？”我问。母亲顿了顿：“你奶奶从前总晒这个，说是能压枕芯。”她拈起一朵放在我手里，干燥的花朵轻得几乎没有重量。

暮色爬上屋檐时，父亲点燃艾草，青白的烟像一条柔软的绳索，捆扎起这一日的丰饶。母亲将晒干的野菊花收进布袋，指尖沾了细碎的花末。我忽然想起祖母缝菊花枕头时，总说“晒透的花不会生虫”——原来晒秋晒的从来不止是食物，还有那些需要风干保存的旧时光。

立秋的“立”字，是站稳，也是交接。当最后一块竹匾收进屋里，秋便在这方寸院落里安了家，像那些晒到恰到好处的谷物，既保留着夏日的余温，又酝酿着属于自己的醇香。

沐心海

荷语清欢

□ 陈世会

月夜至荷塘，微风浮动着淡淡的清香，十里碧波漾着红妆，与月光相映，如一幅缓缓铺展的画卷，令人沉醉。忽觉一朵莲花悄然牵动心弦，层层涟漪轻推着未诉的心事。

蛙声落入涟漪里，漾开一片青碧，有人轻折下，一朵绽放的粉笑。盛夏是赏荷的佳期，一池碧荷红莲，远观时，入眼皆是清凉的碧色；近看时，最惹目光的必是那朵朵灿然的红。或羞怯含苞，或纵情绽放，各具风姿，各有各的美。最动人的，莫过于见那水珠凝于瓣尖，颗颗晶莹，映得花容更娇；那落在荷叶上的雨露，像星河坠落的信物，风过处便起舞，滚着、跳着，碎作满盘珍珠，是我捧不住的清欢。

一场荷之盛典，美不胜收。荷的花期很长，早者五月初绽，晚者十月方盛，花色有桃红、粉红、淡黄等。荷花绽放是一道极致的美景，凋谢后，莲蓬低垂，似在微风中轻语，那未解的诗意，我仍在寻味。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稚嫩，到“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灿烂，再到“莲子已成荷叶老”的从容，恍如一场生命的旅程，每个阶段都有独特的美。当岁月沉淀，年轮在掌心舒展，恍若回到旧时光，往事重映。

故乡自唐代建县便有荷花栽培，宋代种植面积渐广，明清时已声名远播。唐、宋、明、清《大足县志》均载荷花栽培品种15个，明代更有“大足荷莲冠巴蜀”的美誉，可谓源远流长，素称“中国荷莲之乡”。如今每逢花期，游人如织，皆为那一池荷莲而来。

“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古诗里流淌的荷韵，漫过岁月长河，是一幅花开千年的艺术画。与荷花颜值相称的，是其淡雅的香气——不浓烈、不张扬，若有若无地漾开，化作一缕缕清凉，让人在燥夏里静享纯净与淡然。

岁月如流，花开依旧。满池荷花，仿佛开在了最初的时光里。一群身着云白古装的女子，摇曳生姿穿过小径，步入荷塘中央。在碧波翻涌间旋转起舞，裙摆舒展的刹那，美入心扉。一朵莲，开在今朝，又将开在明朝。

心随莲动，静听荷语。抛却心头的忧郁与执念，告别虚妄的名利，做一个豁达自由的人。似荷般，自开自芳，管它蝴蝶来否？它在说：任世俗纷扰，我自从容。看时光慢慢写下初心的誓言——那是心灵的召唤，那就绽放吧，不妥协；于淤泥中书写新章，在月光下守一轮皎洁。